

◎纪实

和平方舟

黄传会



抢救，使孩子脱离危险。

蔡伟萍寸步不离马利萨，输液，服药，还不时地用酒精棉球给孩子擦额头、腋下，为他降温。

马利萨的父亲在强台风中遇难，他母亲罗文娜伤心地说：“要是孩子再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想活了。”

经过3天的治疗、护理，马利萨脸上有了笑容。出院时，他抱着中国阿姨送的熊猫玩具，哭着不肯离开。

几天后，前置医院撤收，罗文娜带着马利萨来送行。马利萨捧着一束菲律宾的国花茉莉花，扎进了蔡伟萍的怀里。

罗文娜眼含热泪，动情地说：“茉莉花开了，你们却要走了，好心的中国人，祝你们一路顺风！”

仁义扬帆，守护生命！

和平使者

2015年11月17日，和平方舟到访墨西哥城市阿卡普尔科。

真是一种巧合。465年前的1550年11月17日，一艘载有中国丝绸、茶叶、瓷器的商船漂洋过海来到阿卡普尔科，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“中国之船”，并将这一天定为“中国之船节”。

“ONE OR TWO（1还是2）？”
“ONE！”
“YES（对）！”

“上帝！我又能看清楚眼前的一切了！”特奥杜洛兴奋地喊了起来。

几年前，特奥杜洛不幸患上白内障，因经济窘迫，无力治疗，天空失去了色彩，大地变得一片模糊。

特奥杜洛又是幸运的。和平方舟抵达阿卡普尔科当天，他登上医院船，成为第一批患者。眼科专家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，然后为他施行手术。

特奥杜洛揭开眼睛上的纱布，又回到了真实的世界，满脸幸福，说：“和平方舟捎来了和平，中国医生给我送来了光明！”

2017年9月21日，“国际和平日”。

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，中塞友好医院门口，当地市民听说和平方舟到达，排起了长龙，等待中国军医看病。

妇产科医师胡电查看完孕妇拉马图·芭的孕情后，倒抽一口气：妊娠期糖尿病、高血糖、胎儿已经出现宫内缺氧……必须立即手术！当地医院条件有限，胡电几乎命令道：立即将孕妇转至医院船手术。

医院船进入“一级战备”，各方专家紧急汇合。胡电前几天不慎扭伤了腰，有人要替

沿着一条小河回家

张逸云

老家一条普普通通的小河，在父亲心目中分量之重，是我没有想到的。20多年过去了，许多人和事，如烟似雾般飘荡而去。可父亲重回老家清水河的想法，丝毫没有改变。伴随着岁月增长，变得愈发强烈，口口声声称非回去不可。

上个月初，一场大病，把这位93岁高龄抗战老兵的生命，推到了死亡边缘。夜半时分，父亲奇迹般挺了过来，伸出藤条般干枯的手，无力地拉住我，眼里含着泪光，颤颤抖抖说：“老四呀，送我回去吧，就是死，我都要死在清水河边！”面对老父亲几近乞求的目光，我答应待病愈后，陪他回清水河畔好好走一趟。

炽烈的阳光透过车窗玻璃，落在父亲那张干瘦、散落老年斑的脸上。老人两手握住拐杖，双目微闭，仿佛一尊雕塑。

小车刚过一座石拱桥，父亲仿佛感应到什么，睁开眼睛，抬起手示意在前面岔道停下来。父亲精神抖擞站在河边，目不转睛盯着翻卷的浪花，嘴角露出欣喜的笑意。

25年前，我们兄弟强行卖掉老家清水河畔几间瓦屋，将年事已高的父母接到城里照顾。

父母到了城里，生活条件改善不少，脸上的笑容少了许多，常常沉默寡言。周末全家人聚会，父亲酒杯一端，话匣子打开了，三句两句不离清水河。母亲告诉我，听不到清水河的水流声，父亲夜里总睡不安稳。即便睡着了，梦里也叫嚷着要回老家去。

清水河是长江中游南岸的一条小河，位于水网交织的岳阳市云溪区，发源于幕阜山余脉木岭峰。犬牙交错的群峰横空而立，山岭之间云雾缥缈，无数的泉眼，喷射出水流，同山里露珠融为一体，千回百转而下，汇流成清澈明亮的小溪。这便成了云溪地名的由来。

当年，父亲顶风冒雪，步行20多里山路，同上万的青壮劳力聚集木岭开山劈岭，垒土为坝，形成碧水长空一色、鱼鸟相伴相依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方天池。工友们顺流而下，疏浚河道，夯实河床，清水河穿越崇山峻岭，归入长江。

她，她说了句“情况我熟悉，我上”，一扭一扭地走上手术台。

一刀一剪，一针一线，两个多小时过去，一声婴儿的哭啼声，让大家松了口气。拉马图·芭疲惫的脸上，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孩子的父亲欣喜万分，说：“是中国的和平方舟给了孩子生命，我要让孩子永远热爱和平！”

和平方舟每到一地，第42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、医院船护士王文珍，便会带着船上的健康服务和文化联谊小分队，去当地的小学，为孩子们检查身体，告诉他们如何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、卫生常识，还给他们带去学习用品和玩具，与他们一起游戏。

一位校长感动地说：“吉布提停靠着很多外国军舰，但没有军人来学校为孩子们服务。你们把孩子们当作自己的亲人，孩子们把你们看作和平的使者。”

和平方舟的航迹在不断延伸着，和平理念也在不断传播着。

东南亚岛国东帝汶历经多年战乱，2002年才宣告独立。硝烟战火虽然消失，许多老兵还在忍受着心灵和身体创伤的折磨。和平方舟的到访，那鲜亮的“红十字”标志，燃起他们心中的希冀。

老兵卢杰罗带着他的5位战友登船求助。他在战争中右肩后部中弹，因医疗条件有限，无法手术，弹片留在体内，整整折磨他26年。其他几位老兵身上也都有弹片。

经过一系列检查和会诊，专家们精心制定手术方案，从卢杰罗肩膀取出一块3厘米长的弹片。其他5位老兵经过手术，也一一解除伤痛。船上的心理医生还对6位老兵进行心理干预和治疗，帮助他们走出战争的阴影。

卢杰罗说：“在这艘没有导弹、大炮的军舰上，我感受到的是和平的福祉！”

和平方舟出访以来，先后有3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登船。他们除了表示对中国的感谢，便是对和平的赞颂。

和平方舟在访问刚果（布）时，总理穆巴安对医护人员说：“军队通常为战事奔波，但中国的和平方舟，是为和平友爱而来，超越了国家间制度和种族的差异，不仅增进了刚中两国的友好关系，也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。”

友谊之舟

“和平方舟”医院船诊疗区，有一块巨大的展板，上面挂着43面旗帜。这些旗帜，是医院船出访43个国家和地区的标志。微风吹拂，一面面小旗帜轻轻飘动着，仿佛在讲述一个个关于友谊的美丽传说。

“你还认识我、认识我的女儿CHin吗？”

2017年5月23日，和平方舟刚刚靠上孟加拉国吉大港，一位年轻母亲带着女儿，找到船上的麻醉师盛睿方，激动地说。

盛睿方先是一愣，再辨认了一下，搂着小女孩，眼含热泪：“认得，认得……”

7年前的初冬，和平方舟第一次抵达吉大港。当晚，当地一所医院紧急向医院船求助：一位患有心脏病的年轻孕妇有早产预兆，请求手术支援。

医院船的医护小组立即赶往医院，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，冒着巨大风险，实施手术，将一个新生命接生到人间。

望着刚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的妻儿，霍森感激涕零，对中国军医说：“你们给了我妻子和女儿新的生命，我女儿就叫CHin（孟加拉语义为“中国”）吧，让孩子永远记住中国，记住‘中国妈妈’。”

2013年8月22日，当霍森听说和平方舟又一次来访时，一家人带着鲜花赶到医院船。尽管船上人员流动变化，但他们还是幸运地见到3年前照顾CHin的一位“中国妈妈”——王芸护士。王芸摸着CHin的头，欣慰地说：“3岁了，长大了，长高了。”

这次，和平方舟再访吉大港。几天前，听到消息，一家人就激动得沉不住气了，CHin不停地问：“我还能见到‘中国妈妈’吗？”她跑到田野里，采来一束鲜花，要亲自送给“中国妈妈”。

当CHin将鲜花送给盛睿方时，脸上笑成一朵花，当年抱在怀里的小婴儿，如今已出落成小姑娘了。CHin悄悄告诉盛睿方，她最大的心愿是，长大了去中国见更多的“中国妈妈”……

和平方舟已经在CHin一家人中播撒下中孟友谊的种子，它会年年开花结果。

那年，和平方舟远赴非洲肯尼亚访问。

盛夏中午，一位耄耋老人在几位亲属搀扶下，登上医院船。老人来到前甲板时，面对五星红旗，深深地鞠了个躬，然后缓缓屈下身子，将脸颊轻轻贴在滚烫的甲板上，泪流满面，他说：“我这把年纪，再也回不了祖国了，今天登上祖国的军舰，就如同回国了。”

老人祖籍中国福建，随父母先是下南洋，后又辗转到肯尼亚。多年来，老人希冀回国看看，却关山重隔，望洋兴叹。听说祖国军舰来访，老人带着儿孙辈从300公里外赶来。他知道军舰是“流动的国土”，他要在这片“流动的国土”上留下自己的足迹。

老人动情地说：“祖国强大了，海外华侨的腰板也硬了！”

老人的大儿子说：“我们早已经是肯尼亚公民了，虽然我还没去过中国，但我们知道中国对非洲国家特别亲，中国人特别有情义，中肯两国的友谊天长地久！”

2017年11月26日，和平方舟圆满完成在坦桑尼亚医疗服务，准备离开达累斯萨拉姆港时，马古富力总统亲自赶来送行。

在那块展板前，看见坦桑尼亚国旗时，马古富力总统笑了，他对院长和医护人员说：“你们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，从早到晚为6400多名坦桑尼亚民众提供了无私的医疗服务，我真的非常感动，这是真正的兄弟情谊，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你们就要离开这里了，请允许我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达深深的敬意，坦桑尼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提供的帮助。”

一艘为生命、和平和友谊而生的军舰，和平方舟成为新时代一张闪亮的“中国名片”。



豪迈，亮出护河、固河、治园（工业园）、美村“四大硬招”。猪场迁移了，被损毁的岸线整修复绿，水质复清，逐步形成鱼类繁衍、栖息的生物链。2020年5月27日，一条新闻出现在“掌上云溪”头条：有人在小菜园旁水沟，发现一条憨头憨脑的娃娃鱼。这一与3亿年前的恐龙同一时代的“活化石”，出现在云溪域内，堪称奇迹。

父亲搞不清娃娃鱼什么来头，看见河里游弋嬉戏的野鸭子 and 掠浪而飞的水鸟，苍老的脸上爬满了笑意。

我陪着父亲沿河而行，太阳水洗过似的鲜活明亮，迎面照射过来，他瘦弱的身影，倒映在清亮的水里。父亲看着绿色葱茏的禾苗和油光水亮的菜地，开心地说：“看样子，今年收成不错哟。”

一些挑担的村民认出父亲，纷纷停下来，热情地跟父亲打招呼。父亲见他们筐里装满新鲜蔬菜水果谷物和鱼虾，满脸笑容地扬扬手说：“快去吧，趁新鲜劲头，赶个好集！”

小窗注目礼

解良

远处有机场，这一带的楼房高不过六层，我住的阁楼高度则在18米之上，算“高屋”。住进阁楼那个夏天，我在北窗前放一张地桌，在桌前喝茶，浏览窗外的风景。一座高出我阁楼许多的塔吊伸出长长的起重臂，与塔尖两侧的斜拉纤绳形成三角，形似畅游在高空的一条帆船。这条船的港湾在街对面的一片绿色防护网内，那是一片施工工地。在炎炎烈日下，塔吊起重臂呈煮红了的脸夹色，转台上那个铁皮房则像悬挂在空中索道上的一个白色车笼。夏日的北京酷热难耐，若不开室内空调，阁楼就是一座蒸笼。推己及人，我总是下意识地站到窗前远眺悬挂在高空中的那个铁皮房，一个被烈日暴晒的烤箱，一间空中桑拿屋。我开始惦记那个每日操纵塔吊的人。

北窗下是一条大街，像一条大河，汽车日夜奔流，车流声如潮汐，似松涛，像有人不厌其烦地说一段没完没了的绕口令。偶尔有喜鹊从街对面飞过来，穿越大街，飞出一个J字，落在我窗前的檐瓦上歇脚，送给我几声欢叫。喜鹊来去，只是我窗前的小花絮，悬在空中那个铁皮房才是“硬核动画”，始终吸引着我。还有操纵塔吊的那个人，总让人想到诗与远方。

塔吊由一节一节塔机接龙升空，像一座高入云端的铁塔，那个铁皮房是高空作业的驾驶室。我站在窗前能看到远处百望山上那座塔，却迟迟见不到委身铁皮房高温作业的这个人。高空中的紫外线比地面强烈，他在桑拿屋内挂上窗帘，隐身后操纵起重臂，为我表演空中“达瓦孜”；起重臂一次次升降起落，吊起一件件钢筋、脚手管、预制板，完成一个个空中大回环。他能把成吨的钢筋混凝土编排成大型空中体操，堪称“空中艺术家”。

夜，渐渐沉寂，车流在大街上渐渐稀疏，工地歇工，施工照明灯也熄了，只有鸟握上那盏灯化成满天星斗中的一颗。我找来一架儿童望远镜放在窗台上，等待着下一个白昼。

城市持续高温，热风扑窗。一个上午，塔吊起重臂伸向我的窗子，我终于通过驾驶室风挡玻璃看到了他——40岁左右，身穿桔色工作服，一张布满汗渍的脸，头上蒙盖一条毛巾，双手各握一个操纵杆，嘴对着操纵台上的对讲机说着什么。转瞬之间，起重臂老鹰捉小鸡一般从地面抓起一大坨预制板，横向摇过去，他也在我的望远镜里消失。不知他是否感受到了我的目光？那是我寄给高空劳动者的一份敬意。午后，我在窗前等他。早上我起床时塔吊已在凉爽的晨曦里开工多时，我没有看到他怎样攀上铁塔。塔吊没有升降电梯，只有通过攀爬才能抵达顶部。我目测塔吊高40米，足足有一百多级阶梯。夕阳西下，晚霞映红了百望山统领的西半天，我看见两只喜鹊带着欢叫飞上塔吊，一个桔红色的身影踩着一节节铁架敏捷地从高空落向地面，喜鹊喳喳欢叫，像是送给他的一声声慰问。于是，一个桔色的人如一行诗写在云端。

日复一日，塔吊在我窗前淋漓尽致地展示着起吊搬运十八般武艺。我与身穿桔色工装 的塔吊司机虽未谋面，却能看到他为我“拉洋片”——在那间铁皮房里，头顶火辣辣的太阳将一幅幅撼地摇天的画卷送入我的窗口。在这个窗口，整个夏天我都在为他行注目礼。

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耸立在街对面，当年的施工队伍不知又转战在何方。轰鸣的车辆仍然在我窗前的大街上川流不息，欢叫的喜鹊时不时跳到檐瓦上小憩。每当我站到窗前，眼前挥之不去的依然是一座蟹夹色塔吊，一个身穿桔色工装的人，一个把汗水折射成彩虹挂在我窗前的人，一个把普通工人的崇高写在云端的人。

